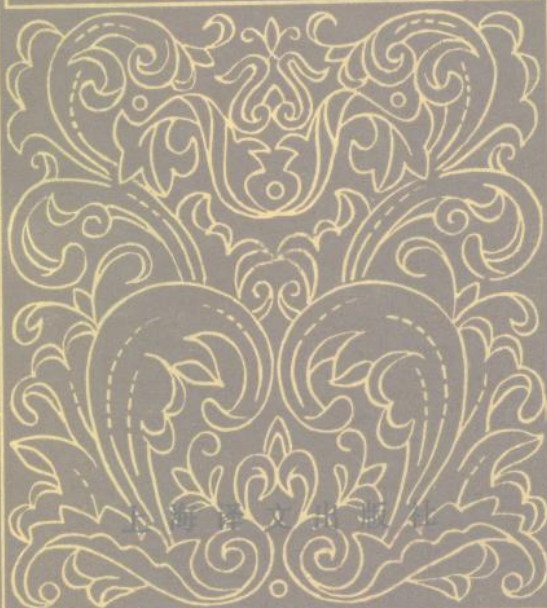


冈察洛夫选集

悬崖

上册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冈察洛夫选集

悬崖

翁文达译

上册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冈察洛夫选集

悬崖

翁文达译

下 册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И. А. Гончаров

ОБРЫВ

本书根据 И. А. Гончаров,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5 томах,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
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, Москва 版译出

冈察洛夫选集

悬 崖

上

翁文达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86 1/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33,000

1983年6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59,201—73,700册

书号: 10188·385 定价: 1.95元

И. А. Гончаров

ОБРЫВ

本书根据 И. А. Гончаров,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омах,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
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, Москва 版译出

冈察洛夫选集

悬崖

下

翁文达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0 1/32 印张 17.75 插页 2 字数 396,000

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59,201—73,600 册

书号: 10188·386 定价: 2.25 元

7612.66

10

目 次

第一部	1
第二部	197
第三部	477
第四部	701
第五部	843
译后记	1035

第一部

在彼得堡的一条繁华的大街上，一套收拾得很马虎的房间里，坐着两位老爷。一个年纪在三十五岁左右，另一个四十五岁光景。

前者是鲍里斯·巴甫洛维奇·赖斯基，后者是伊凡·伊凡诺维奇·安雅诺夫。

鲍里斯·巴甫洛维奇有一张生动的脸容，极其善于变化。乍看起来，他的模样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：宽广白皙的前额，鲜润发亮；眼睛里的神色常常变化，有时燃起思想、感情和快乐；有时浮想联翩地在思索，这时他的眼睛显得稚气，几乎还象少年人的一般。有的时候呢，这双眼睛却又疲倦而又苦闷，一副成熟的神气，泄露了主人的年龄。眼角上已聚拢三条淡淡的皱纹，这是时光和人生阅历所留下的痕迹，难以磨灭。光滑乌黑的头发，散披在后脑和耳朵上，鬓角上却已出现几丝白发。脸颊和前额一样，眼睛和嘴巴的周围还保持着鲜嫩滋润的色泽，可是鬓角旁和下巴附近却是黧黑带黄的皮色。

凭面相很容易猜到这是人生的那样一个时期：幼稚和成熟的冲突已经结束，一个人进入人生的下半辈子，凡是体验过的经历和感情，患过的疾病，在在都留下了痕迹。只有他的嘴，在薄

薄嘴唇的不易捉摸的翕动中和笑容中，还保留着年轻人的很有生气的、有时几乎是孩子般的神情。

赖斯基穿的是日常的灰色大衣，坐在长沙发上，连脚也搁在沙发上。

伊凡·伊凡诺维奇却相反，穿的是黑色燕尾服。雪白的手套和帽子放在他身边的桌子上。他的脸上有一种显著的安详神态，或者是对他周围可能发生的一切，一概非常淡漠的神气。

灵慧的眼神，相当聪明的嘴唇，脸上的肤色是黝黑而略带苍黄，修剪得很漂亮的头发——夹着大绺的白头发——和连鬓胡须，举止得体，谈吐有分寸，服饰无可挑剔——这便是他的外貌的写照。

在他的脸上，可以看出他有安详的自信，对别人善于观言察色。观察他的神态的人会说：“活了一把年纪，了解生活和人”，如若不把他归入特殊的、禀性最高尚的一类人当中去，至少会把他归入生性纯朴的一类人。

在包罗万象的彼得堡人中，这是芸芸众生的一个代表，而人们又称他为上流社会人士。他是属于彼得堡和上流社会的，很难想象，除了彼得堡，他会待在另一个城市里，除了上流社会，也就是彼得堡居民中著名的高等阶层，他会置身在另一个圈子里。尽管他既担任了公职，又有自己的事务在身，可是你却常常会在许多人家的客厅里遇到他，在上午拜客时，在各处的饭局上，各种晚会上——临了总是打牌。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既没有坚毅的意志，又不是优柔寡断，既没有学识，又不是不学无术，既没有信仰，又不持怀疑论。

没有学识，或者缺乏信仰，在他的身上表现为轻率而又肤浅的全盘否定：他对一切都满不在乎，对什么都不肯心悦诚服，对

什么都不愿深信不疑，对什么都不会特别爱得入迷。他和所有的人打交道，态度上总带着几分嘲弄，带点儿怀疑和淡漠，对所有的人都若即若离，既不给什么人以始终不渝的深情厚谊，也不跟什么人结下难解难分的怨仇，惹人讨厌。

他在彼得堡出生，念书，长大成人，活到老年，始终不曾离开过，这边不曾到过拉赫特和奥拉尼恩包姆以外的地方，那边不曾到过比托克索夫和中罗加特卡更远的地方。因此，好比一滴水反映着太阳，在他的身上反映着整个彼得堡的世界，反映着彼得堡的整个现实，风俗，情调，自然环境和衙门里的差使——这是彼得堡的第二自然环境，此外就没有什么了。

对于其他各种生活，除了我们自己的报纸和外国报纸灌输给他的看法和观念之外，他没有任何看法，没有任何观念。他的生活就在彼得堡的情欲，彼得堡的观点，彼得堡的长年日常生活——淫逸和善行，思想、事业和政治，也许还有诗歌，——中打转，他发觉自己的性格在这里十分优哉游哉，也就不去冲破这个圈子。

接连四十年，每年春天，他淡漠地看着满载乘客的轮船驶往国外，公共马车——其后不久是火车——驰往俄国内地，成群结队的人“怀着天真的心情”到别处去换换空气，恢复精神，寻找消遣，观光一番。

他自己从来也不觉得有这样的要求，认为别人也没有这种必要。他平静而淡漠地望着这些人，脸上和眼睛里的神色极其彬彬有礼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让他们去吧，我可不去。”

他说话很朴实，随意从一桩事情扯到另一桩事情。他消息灵通，世界上、社交界和城里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；如果发生了战争，他就密切注视战争的详细情况；英国或法国的内阁更替，

他淡淡地打听一下；议员们在国会或法国下议院发表最新演说，他浏览一遍；新戏上演，夜里维堡区有什么人被杀，他总知道。他熟悉京城里每个名门望族的家谱，财产状况，领地情况和家庭丑事。行政机关有什么情况，人事变动，提升和授勋，他都随时知道，城里有流言蜚语，他也知道；总之，他很熟悉自己的世界。

上午他在到处逛荡中度过，也就是逛商场，多少也是为了私事和他所担任的差使；晚上他常常先是看戏，临了总是打牌——在英国俱乐部或熟人家里，——而所有的人家他几乎都熟悉。

打牌，他不会出错牌，有好搭档的名声，因为他为人宽厚，别人打错了牌，他从来不发脾气，还那么憨厚地看着这张出错的牌，好象那是打得再恰当不过的了。再说他既玩赌注大的，也玩赌注小的，既和瘾头大的牌迷打牌，也陪爱耍脾气的太太们玩牌。

他在建筑部门担任具体执行别人设计方案的职务，在办公厅里干了将近十五年的枯燥乏味的苦差使，总算一帆风顺。他机灵地揣摩上司的意图，附和他对公事的看法，在公文上巧妙地陈述各种方案。上司换人，看法和方案也跟着改变，安雅诺夫又和新的上司搞在一起，又那么聪明、乖巧地草拟新的方案；他在许多部长手下工作过，部长们个个喜欢他起草的呈文。

目前，他在一位部长手下工作，担负着一项特殊任务。每天早晨他到部长的书房里去转一转，然后到部长夫人的客厅里，切实办好几桩她交办的事情；每天夜里，如果人家请他打牌，在约定的日子里他一定去凑成牌局。他有相当高的官衔和薪俸，却清闲得很。

如果一个人的灵魂是可以让别人钻进去的话，那么，伊凡·伊凡诺维奇的灵魂里没有任何黑暗，任何秘密，往后也不会有任何难以捉摸的东西；即使马克白夫人式的巫婆们亲自以某种更

加美好的命运去诱惑他，或者要把他那么自觉地、毫无愧色地勇往直前去攫取的东西夺走，也难以奏效。他从五等文官升为四等文官，到近几年，由于长期当差卓有成效以及既是职务方面的、又是牌桌上的“兢兢业业的辛勤效劳”，他又晋升为三等文官，于是他带着一份薪俸，在某个永垂不朽的委员会或特别委员会里抛锚泊港了。任凭人间的海洋波涛汹涌，世纪更迭，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坠入深渊，——一切都与他无关，直到中风或其他猝然发作的疾病断送他的生命。

安雅诺夫娶过妻子，又成了鳏夫，他有个十二岁的女儿，以官费在贵族女子中学念书。他把琐碎事务处理了以后，过着老鳏夫的无忧无虑的清静生活。

只有一桩事情扰乱他的平静，那便是长期坐机关的生涯所引起的痔疮。这病的前景是一桩使他心烦的事情——他得暂时中断这种清静生活，到某地的温泉去疗养。医生这样吓唬过他。

“四点一刻了！该穿衣服了吧！”安雅诺夫说。

“可不是，该走了，”赖斯基从沉思中醒来，回答说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安雅诺夫问。

“你是问我在想谁吗？”赖斯基纠正他。“一直在想她……想苏菲娅……”

“又想她！唔！”安雅诺夫说。

赖斯基开始穿衣服。

“我把你拖到那里去，你不觉得无聊吗？”赖斯基问。

“一点也没有，在伊甫列夫家不也是一样的玩玩吗？不过我到那里去赢老太太几文钱，总觉得不好意思；安娜·华西里耶芙娜给她的搭档出牌是乱打的，纳杰日达·华西里耶芙娜要打什么牌是大声嚷嚷的。”

“你不用感到内疚，每次骗不了五戈比。两位老妇人有六万光景的收入呐。”

“我知道，就是这笔钱，将来也是归苏菲娅·尼古拉耶芙娜的吧？”

“是归她的，亲侄女嘛！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手！她们很吝啬，她们的寿命比她长！”

“她父亲不是好象有……”

“没有了，早荡光了。”

“他花到哪里去了呢？牌，他几乎是不打的。”

“怎么花到哪里去？那么女人呢？这种奔走追逐呢，petits soupers^①，整个儿的train^②呢？去年冬天他在晚会上送了五千卢布一套的餐具给Armance^③，可是她连吃晚饭都忘了请他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听说了。真是何苦呀？他到她那里去干什么呢？……”

两人都笑了。

“苏菲娅·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好象也留下了一点钱给她！”

“没有，不过七千卢布左右的收入。这是她的零用钱。实际上她全都靠姑妈。噢，该走啦！”赖斯基说。“午饭以前我还想到涅瓦大街去蹓跶一下。”

安雅诺夫和赖斯基在街上走，不时地和前后左右的人点头，握手，寒暄。

“现在你在别洛伏陀娃家待的时间长吗？”

① 法语：便宴，小酌。

② 法语：生活方式。

③ 法语：阿尔芒丝。

“和平常一样，她们不撵我走，我就待在那里。怎么，无聊，是吗？”

“不，我在考虑来不来得及上伊甫列夫那儿？我倒是不大感觉到无聊的……”

“真是个好有福之人！”赖斯基羡慕地说。“世界上要是没有无聊就好了！无聊可能比鞭子抽还要难受吧？”

“请别说了！”安雅诺夫带着迷信的恐惧神色制止他说话，“还要说招灾惹祸的话！我身上长一个痔疮就够受的了！医生们只知道打发我到外地去，这是坐衙门生涯引起的，——他们把一切祸根全归因于这种生涯！其实还有空气，有什么比这空气更好的？”他陶醉地嗅了嗅空气。“现在我找到一个比较高明的郎中，他打算夏天用酸牛奶替我治病，因为我长的是内痔……你懂吗？那么你是因为无聊才到表妹那里去走动的喽？”

“当然是的，还用问吗？难道你不是因为无聊才打牌？大家都象逃避瘟疫一样要摆脱无聊。”

“你找了一种多么蹩脚的药来医治无聊啊：陪着妇女说废话！每天老一套！”

“打牌难道不是老一套？你就是用打牌来摆脱无聊……”

“哦，打牌才不会老一套，不会！有个英国人进行过排列组合的运算，要千把年才会发成一副同样的牌……还有机会呢？还有打牌人的性格呢，各人的打牌方法和打错牌呢？……不会老一套！然而从冬到春跟妇女们去打嘴仗！今天复明天……这玩意儿我可是懂了！”

“你不懂得美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有些人不懂得音乐，也有些人不懂得绘画，这是一种智能的不发达……”

“一点不错，这是一种智能。喏，我那里有个副科长叫伊凡·

彼得罗维奇，此公是不肯放过一个官太太、一个女佣人的，当然，那是要这女人长得稍有几分姿色的。他恭维她们，赠糖果，送鲜花，他的智能很发达了吧？”

“我们不谈这个，”赖斯基说，“否则我们俩又要大动肝火，几乎要打架了。我不懂你的脾经，你有权叫我外行。对于美，请你也不要乱发议论。任何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在欣赏绘画、雕塑和女性的活生生的美，你那个伊凡·彼得罗维奇喜欢这样，我喜欢那样，你什么都不喜欢，——那就随你的便！”

“我看见你和女人打过牌的，”安雅诺夫说。

“唔，我打过的，这有什么？你也打的，而且你几乎总是赢，我总是输的……这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说真话，苏菲娅·尼古拉耶芙娜是个美人，而且还是个有钱的新娘，娶她吧，一切就都有了归宿啦。”

“不错，结婚是一切的归宿，又是无聊的开始！”赖斯基有所感触地重复了一句。“可是我不要归宿！你放心，他们不会把她嫁给我的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照我看，那就不必去走动了。你简直是唐璜！”

“照你看来，唐璜是个浅薄之徒，是不是？”

“按照你的意见，他是个什么人呢？”

“哦，这样说来，那连拜伦、歌德以及许许多多画家、雕刻家都是浅薄之徒了……”

“你是拜伦或者歌德吗？……”

赖斯基懊恼地扭过脸去。

“唐璜主义就是人类的堂吉诃德行为，但是还要深刻，这种欲望更具有天赋的性质……”他说。

“既然是一种欲望——那就结婚吧……我对你说……”

“唉！”赖斯基几乎绝望地说。“结婚可以结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但是难道我就不能象欣赏雕像的美那样去欣赏美丽的姿色吗？唐璜首先是很爱美地、然而粗鄙地享受这种欲望。作为他那个时代、教养和风习的产儿，他沉溺在这种爱好之中，而且过了头，——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唉，跟你谈这个干什么！”

“既然不打算结婚，那就不用去，”安雅诺夫又淡然地说。

“不过你的话有一部分道理。首先我要说，我的爱好向来是真诚的，不是怀有什么意图的，不是追逐女性，这你可要始终记住。我的偶像只要容貌上接近于理想，我的想象力立刻会把她设想成为我的理想人物，其余的部分我会自动去补足的，于是理想的幸福，理想的家庭便油然而生……”

“瞧你，那就结婚吧……”安雅诺夫说。

“且慢，且慢，听我说！从来没有一个理想能保持到举行婚礼的时候，它褪色了，消失了，于是我便心灰意懒地离去……凡是想象力所创造的东西，分析力便来破坏，象推倒纸牌搭的小屋。要不然就是理想本身不等到冷却就离我而去……”

“可你每天毕竟还是跟妇女们待在一起聊天哪！……”安雅诺夫摇摇头，固执地反复说。“喏，比如拿今天作例子，你怎么说呢？既然他们不会把她嫁给你，那你还打她什么主意？”

“我也要问你：你对她的两个姑妈打什么主意？你拿到什么牌？赢钱还是输钱？难道你到那里去的目的是要把人家六万卢布的进款都赢过来？你是去玩玩的嘛，怎么就去赢钱了？……”

“我是一点也没有什么打算的：我这样做是为了……为了……消遣。”

“为了……为了解闷，喏，那我也是为了消遣，也是一点没有什么打算的。至于我怎样欣赏美色，你和你的伊凡·彼得罗维

奇是不会理解的，请你和他都不必动怒——这就行了。本来嘛，有一种人崇拜情欲，另一种人却不了解这种欲望，而且……”

“情欲！情欲妨碍生活。劳动才是医治空虚的一帖良药，事业才是……”安雅诺夫开导他说。

赖斯基停住脚步，拦住安雅诺夫，恶毒地笑了笑，问道：“什么是事业，请你说说，这我倒要领教领教！”

“怎么什么是事业？去担任公职呀。”

“担任公职难道算得了事业？请你指教，衙门里的差使，除了少数的例外，有哪一种是少了它不行的呢？”

安雅诺夫惊讶得吹了声口哨。

“真没想到！”他说，看了看四周围。“你看这个人！”他指着一个警官，那警官正死死地朝一边望着。

“问问他，”赖斯基说，“他为什么站在这里，那么聚精会神的在看谁，等谁？等将军！他不看我和你，所以随便哪个过路人都可以把咱们口袋里的手帕掏去。难道你真的把你那几张公文当作事业？咱们不把这话扯开去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我还是在画布上涂涂抹抹的时候，在钢琴上随便弹弹的时候，甚至在对着美色顶礼膜拜的时候，才算是做些正经事呐……”

“在你表妹身上，除了美貌，你还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？”

“除了美貌！美就是一切嘛！不过，我对她了解得很少。正因为不了解，加上她的美貌，才吸引着我……”

“怎么，每天在一起，还了解得很少？……”

“确实是了解得很少。我不知道她在平静的外表下心里隐藏着什么思想，我不了解她的过去，也料不到她的未来。她是个女人呢，还是个布娃娃？她是在生活呢，还是假装在生活？使我苦恼的是这个……你看那边，”赖斯基继续说，“看见那个女人吗？”